

書的心人動撼

我愛妳，我訴告

人的形畸個三
事故的凡不個一

譯谷奇





我愛妳，我訴告

著 Majorie Kellogg

譯 谷 奇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出版



告訴我，妳愛我

不二價・四十元

編譯者：奇

總監督：張

發行人：張

忠左

谷江羣

出版者：

常春樹書坊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三〇三號

地址：臺北永和五五號信箱

臺北縣中和鄉景平路一三四巷十九弄四十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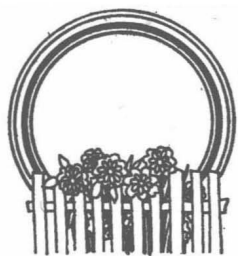
電話：九二一五〇七六

郵政劃撥：一〇二三一四號張忠江帳戶

總經理：星光書報社

臺北市中華路二段93巷41弄62號

• 有 版 權 •
• 禁 翻 印 •



從前有三個病人
他們在醫院裏相識
後來決定一起生活

這三個畸形人，在傾頹的大榕樹下，一幢搖搖欲墜的屋子裏，建立起共同的生活……朱妮曼、阿瑟、華倫，這三個人像警世的幽靈，在美國芬芳的土地上漫遊，喚醒世人對生命的熱愛……值得慶幸的是：他們笑着生活，我們也可以笑着生活！



字字珠璣

佳評如潮

『這是驚人的，感人極深的故事。』

——Fanny Butcher,

Chicago Tribune

『凱洛格小姐的筆調敏感而粗獷；她知道何時該殘忍，何時該沉默。』

——Belle W. Burke

Cleveland Plain Dealer

『美麗，悲傷，甜蜜——奇特！』

——Hans Koningsberger

『凱洛格是當今文壇的奇才。她創造了活生生的、會呼吸的人類，並以悲天憫人的感情在這個故事中推動他們。』

——Roy Gilliga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這是本年度裏最悲慘，最奇特，最感人——也最有趣的一本書。』

——Mary Frances O'C. Moriarty,

Bestsellers

『像這樣的一本書，只有兼具智慧與同情心的作者才寫得出來。』

——Louis Untermeyer

Literary Guild Magazine

『對於這本書，我所能想到的評語只有：它很美，使人永難忘懷。』

——Jonatha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

從前有三個病人，他們在醫院裏相識，後來決定一起生活。他們之所以作此決定，是因為他們出院以後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雖然這三個人時常爭吵，時常攻訐，而且就他們所知，他們之間沒有一點是相同的，但他們三個仍然形成古怪的和諧。

第一位病人叫華倫 (Warren)。他十七歲時和朋友外出獵兔，朋友的槍走火，子彈射進他的脊髓骨裏，從那以後，他就變成半身不遂，而他的餘生都在輪椅上渡過。

第二位病人叫阿瑟 (Arthur)。他患了進行性神經病 (Progressive neurological disease 譯者按：這種疾病若不予繼續治療，則會逐漸惡化嚴重，終至死亡)，這個病一直沒人能夠診斷出病因。他估計被醫生要求用手指摸鼻子多達六千零十二次，而且如果醫生要求的話，他也能够把過去五年以來別的醫生對他所作實驗的結果一一背誦出來。阿瑟走起路來步態歪斜，雙手像蝴蝶般在臉前撲動。

第三位病人是個叫朱妮曼 (Junie Moon) 的女人，朱妮曼是她的真名。有天晚上，在一條巷子裡，一個憤怒的男子把她打得半死，最後拿一瓶硫酸潑在她臉上。

共同生活的主意是華倫最先提起。他又肥又懶，而且不喜歡獨自生活，不喜歡照顧自己；他很會替別人的事情出主意，他能够生動地構想出事情的未來。

有一天晚上服藥時間過後，他對阿瑟和朱妮曼說：『親愛的朋友，我有辦法解決我們共同的窘境了。』正在走廊那邊和阿瑟下棋的朱妮曼，從她撕裂的、不成形狀的臉上對華倫縳着眉頭。

華倫繼續說：『用我們從這兒那兒所獲得的各項微薄津貼，我們可以生活得十分寫意。』阿瑟心不在焉地用兩顆棋子在地板上敲打，華倫把他的棋子放回去，輕輕拍着他的肩膀：『你認為如何？』

朱妮曼說：『誰願意跟我一塊住呢？還是別談這件事吧！』

阿瑟說：『我也不喜歡這個餽主意。』他的手在空中揮舞。

然後他繼續和朱妮曼下棋，不理會華倫的荒誕計畫。

華倫說：『別假裝你們有地方好去。』他坐在輪椅裏，上身往前傾，臉和他們湊在一起，『——因為你們沒有！』他對朱妮曼眨眨眼，挑逗地說：『妳會在老處女收容所裏終老一生——而妳知道那是怎麼一種滋味！』

她說：『總比一無所有好些吧。』她那滿是疤痕的臉孔痛苦地扭曲着，那是她的微笑。華倫仍然未能習慣地那張臉，但他欣賞她敏捷的幽默。

他說：『可是我比那些老處女好多了，而且我更負責。』

『荒謬！』阿瑟大叫一聲，身上掀起一陣劇烈的抽搐，幾乎使他從椅子上跳下來。華倫和朱妮曼自動把手按住他的肩膀，使他平靜下來。

阿瑟再度能够控制自己時說：『你有許多長處，就是沒有責任感。』

朱妮曼說：『不過，我想他或許比救濟院還負責任，你認為如何？』

『好了！』華倫往後靠上輪椅，撫弄他金黃發亮的鬚鬚。他說：『我們每個人住一個房間，朱妮曼掌廚，阿瑟擔任採購。這一切我現在就能預想得到。』

阿瑟說：『我也想像得到，你根本沒打算自己作費力的事情。』

朱妮曼說：『誰願意把公寓租給我們——三個畸形人，其中一個還是女的？』

華倫說：『我們用電話洽租，我們可以說我們太忙了，無法親自來。』

朱妮曼說：『一旦房東看到我們，他會把我們轟出去。』

阿瑟說：『他不能，因為至少我們代表三個不同的少數團體。』阿瑟這樣說的時候，表示他已贊成此項計畫了，朱妮曼則堅持得久一些。

她說：『在這醫院裏天天看着你們已經够倒楣了，你們兩個一起住吧！』

一聽這話，兩個男人立刻站到一條線上對她發動攻擊。

華倫說：『妳也沒什麼值得驕傲的！』

阿瑟接着說：『而且妳可能有許多令人討厭的習慣，目前我們還感覺不到；一旦我們一起生活時，就會暴露出來了。』

『不要再講了！』朱妮曼對華倫說：『算你行，够了吧？』

在兩個大男人中，阿瑟比較敏感，他從朱妮曼的話聲中聽出他們已傷害到她了。因為她的臉根本不成個臉樣，要想從她臉上看出她的感情是很難的。

阿瑟說：『我想我們大家都不想爭強鬥勝，反之，我相信我們有些方面很有利。』他突然轉過臉去，因此他們兩個看不到他因這句自誇而起的臉紅。

護士長牛津小姐（Miss Oxford）問道：『你們三個在聊些什麼？』她看起來有點虛弱，滿臉狐疑的表情。

華倫嘻笑道：『我們正在計畫要謀殺妳。』牛津小姐急急走開，還惡狠狠回頭盯他一眼。

於是朱妮曼決定加入這兩個男人的計畫。她說：『我已想出許多方法來整那個護士，在我們出院建立共同生活之前，一定要試一試。』

這就是他們決定的生活方式。

2

朱妮曼小時候便很健壯，少女時代更是四肢發達，她走路很快，近乎小跑，並經常以開玩笑來彌補她平庸的像貌，一直到她二十五歲還沒人願意娶她。但後來一連串的男子和她親近——都是些失意者，或在逃避某些事的，或長得像她一樣難看的男人。這些人多半眼神不正，來自俄克拉荷馬州，或華頓州的拉荷馬等地方。朱妮曼把他們一個個攆走了，她的母親總會在他們走下門階離去時說：『我看不出那個男孩有什麼不好。』

偶爾朱妮曼也會和他們之中的一個到海灘或汽車戲院去，但她不喜歡他們身上的酸臭味，更不喜歡他們自以為認識她十分鐘之後，就可以摸她大腿的想法。不久之後，她不再出去了——直到傑西（Jesse）來了為止。傑西穿着油膩的黑褲，和紫色的短汗衫，他身上的氣味教人想到他只有這麼一套衣服。但他的樣子和其他人不同，當她的父母親講話時，他會坐在長椅邊上，兩眼直看着他們，而且他常常用一種特殊的方式同她講話，使她打從心底興奮起來。他似乎什麼事兒都懂得一點，但就是不會提及他的過去，或他的母親或兄弟——如果他有的話。

然後有天晚上，傑西開車載她到鎮郊去，在荒涼的路邊一座小棚後面，他叫她把衣服脫掉。她不

喜歡這個主意，而且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但他的眼光使她害怕，因此她乖乖順從了。她站在小棚後面收刈後的田地上，皮包骨的兩條大腿微屈併攏着，兩臂抱在胸前，而傑西坐在地上，對她說了一大堆的猥褻話兒。大約半個鐘頭後，他才叫她穿好衣服，開始回鎮上去。

問題發生在回去的途中，當朱妮曼忽然想起她一絲不掛站在那兒，腳邊坐了個大男人，必定像極了一隻鳥兒時，她禁不住大笑起來。她笑得太厲害了，以至於沒有看到傑西臉上痛苦、可怕、扭曲的表情。當他把她拖出車外，進入一條巷裏時，她還在大笑不止。他把她打得半死！她躺在地上很久，久得至少足夠讓他去找一瓶硫酸來把她徹底修理一番。他犯了這個可怕的罪行後，一直逍遙法外——雖然當局已在四個州裏通緝他。

從那以後，朱妮曼在醫院裏躺了一段很長的時間。起初她單獨住在一個病房，因為她得了肺炎，差點死掉。她的耳朵和眼睛都用紗布包紮着，只在嘴部留了個洞，人家對她講話時，都向前湊近這個洞猛叫，彷彿她的耳朵生在那兒似的。她可以感覺到他們的氣息吹在她的牙齒上，但他們的聲音受到層層紗布的阻隔，好像來自很遠的地方。她好一點能够吃東西時，一名護士就坐在床邊餵她吃各種搗碎的飲食。護士們都不喜歡這個工作，結果她們總是潦草將事，把東西弄得一團糟，最後還對她發一頓脾氣。她聽到護士對她說『讓我們像個好女孩來吃飯』時，她真想打她們一個耳光。不過她難遂這個心願，因為她的右臂骨折而上了石膏，左臂則因皮膚被割去作移植而吊在頸下。她這種生活一共持

續了八週，然後轉到另一層樓，那兒有男有女，病人都得接受復原的治療。朱妮曼認爲這是天大玩笑，她說：『我永遠也不會復原了，去他的蛋！』

華倫是由一羣作家撫養長大，這些作家夏天到省城（Provincetown）來，冬天則分散在幾個大城市住。他是在經濟最不景氣的時代出生，他的母親很漂亮，生下他時才十六歲。她和她的父母從波士頓來到省城，她父親是個建築師，母親是個生物化學家，兩個都是心地寬厚的人。當他們的女兒和一些作家之中的某一個發生關係而懷孕時，他們都驚駭莫名，但却儘量控制自己，作家們也以很坦白、很負責的態度來和這位女郎，以及她的父母討論此事，結果議定嬰兒歸她所有，但由他們共同撫養。他們擬訂『輪流撫養小孩計畫』的名單和圖表（有些還是彩色的），來分配撫養的費用。不過這個計畫只實行了兩年，最後擔子落在華倫的祖母和一個青年的肩上。這位青年叫蓋爾茲（Guiles），他是紐約人，在本地的一家手提包工場作工，他是一位作家從前的朋友。他負責在冬天撫養這個嬰兒，他用大部分的薪水雇了一個婦人替他在白天照顧嬰兒，下了工後，他會左手提一包食物，右臂挾一本圖書館裏借來的書，跑着回家。他現在找到活着的理由了，首先他會詢問女傭這一天的事情——嬰兒吃東西了沒有？睡午覺了嗎？然後她又重覆地問了再問，以確定一切都正常。他的嚙嚙和心不在焉使許多個女傭不耐煩，因而辭職不幹，不過蓋爾茲還算幸運，總是能够再請到別的女人。女傭請假の日

子，蓋爾茲會把華倫背起來作飯。他發現華倫喜歡吃蛋麵、魷魚，尤其是煎成黃褐色的小甜包子，有時也喜歡摻了杏仁的草莓。吃過晚飯後，蓋爾茲會把嬰兒抱在懷裏，唸書給他聽，因此華倫在三歲以前，便聽了很多梅爾維爾的作品，還有一些海明威、巴克爾、劉易斯的小說，和喬伊斯的作品，與『墨西哥之征服』。在早上，蓋爾茲老是播放他唯一的一張唱片——愛伯特的『消遣歌選』，讓華倫沐浴在旋律之中。顯然華倫很喜歡這些曲子，因為他會高興得笑起來，而且用他的小手拍打洗澡盆裏的水。

每年七月四日國慶的週末，蓋爾茲就帶了嬰兒搭火車到波士頓，華倫的祖母總會來接他，直到勞工節才把華倫送回給蓋爾茲。

華倫七歲那年，蓋爾茲被一輛送貨車撞了，在送醫途中就死了。虧得蓋爾茲在他公寓的水溝旁釘了一塊告示牌，寫明緊急時可通知華倫的祖母，否則華倫恐怕難逃餓死的命運。這位可憐的祖母第二天就趕了來，把華倫帶回波士頓。將近有十個月的時間，她臉色蒼白，神情沮喪，很久很久以後才好起來。他的祖母對他講了許多蓋爾茲的事蹟，使華倫相信他是他的父親。她把蓋爾茲說成比他本人更強壯、更浪漫，但華倫知道這不是真的，不過他不願同她爭辯，他有他自己的理由愛蓋爾茲。他祖母的話有點作用，但他還是保留某些真正的記憶，來懷念這位瘦小的煎魚時把他揹在背上的男子。

華倫十七歲那年，和他的夥伴墨爾文·柯菲 (Melvin Coffee) 到省城近郊的沙丘去獵兔，不幸

柯菲的獵槍不慎走火，子彈射進華倫的背部。對於這件事，他們兩人都同意那是一次意外。

阿瑟在十二歲以前是個完全正常健康的人，然後他的右手發生無力的毛病，使他常常掉下東西，起初是吃飯時咖啡杯常掉下，然後是課本從手中落下，掉在走道上。五月裏一個炎熱的下午，正在上社會研究課時，他忽然覺的疾病，和其他危險漆黑的深淵裏一般。醒來時，他躺在教室的地板上，口裏咬着一支木尺。

他的病況越來越糟，不同的醫院和診所。親的煩惱已經變成憂慮。他聽到他的父母在深夜裏談論他的疾病，和其他危險阿瑟十八歲時，他的吵架好些年了，可是他發現他們爭吵時一談到他就突然停下來，他大吃一驚。這迫使他想到要逃離家庭，但想不出去那裏好。爲了治病，他曾到過三十家不同的醫院和診所。

阿瑟十八歲時，他的母親對他不再抱着希望，於是把他送進一所州立低能學校去，然後她和阿瑟的父親搬出這個鎮，再也沒有回來過。在起初，說話模糊不清與流口水的毛病，與學校的惡臭幾乎把他嚇死，後來學校當局把他配在菜園裏工作，情形才逐漸好轉。三年後他逃走了，仍然無處可去，不過他回到鎮上，並且僥倖找了個信差的工作。有時阿瑟會坐在他的房間裏，望着底下的美琪戲院，耽心自己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他的左脚也漸漸使不上力，因此他走起路來像隻幌盪的船。

「我們將證明共同生活的好處。」阿瑟對華倫和朱妮曼說：「我在低能學校所學到經驗也許還派得上用場呢。」

華倫說：「低能者也能教我們一兩項技藝。」